

1956年的夏天,臺灣各大學新生聯考放榜,我名列剛剛從工學院改制為臺南成功大學的中國文學系。喜憂參半。高興的是總算沒有名落孫山,且是公立大學 — 不會給父母親添加太多經濟負擔。而戚戚然的則是要離家遠赴臺南(現在南北高鐵行車只要87-100分鐘,用「遠赴」二字,簡直不可思議。但是60年前火車行程至少八小時,還是快車呢!)。私心却又夾著幾分可以海闊天空、自由自在的興奮。父母親的反應亦是喜憂參半,父親尤其不放心,怕我不識天高地厚,不知將如何任性、為所欲為。母親對猢猻女倒自有觀音菩薩熟諳緊箍咒的篤定:「妳是我們的小孩,媽媽相信妳凡事自己會用腦子,行動進退必不肯讓我們擔憂操心……」

臨行母親再三叮嚀,代她向將任成大中 文系系主任的蘇雪林教授問安。蘇老師是她 (1926年)蘇州景海女子師範學校的國文主 任。三十年後我們母女竟得并列蘇師門下,怎 樣難得的機緣!

蘇老師1952年從法國到臺灣。1949年她離開珞珈山武漢大學之後,經上海到香港天主教教會報刊任編寫工作。次年赴歐,主要為考證屈原辭賦裡涉及的神話搜集資料。經過多年的研究,她已略見屈賦「九歌」「天問」裡西亞歐陸古老神話的端倪;希望進一步深探其源,以考其實。除了短期在義大利羅馬、天主教聖城梵蒂岡瞻仰教堂古蹟之外,蘇師都在法國巴黎利用圖書館和大學的收藏,攻讀古代歐洲及西亞神話學。同時在語言學校進修法文閱讀書寫的能力。畢竟距離她早歲(1921-1924)來法學藝術,已經將近三十年了。她在大學

旁聽名漢學家戴密微教授(P. Demieville,1894-1979) 的課,相與討論屈賦問題。戴密微教授精通漢語、梵文,是中古漢語詩歌、佛學以及敦煌學的專家。另外選讀專論巴比倫(Babylon)、亞述(Assyria)神話的課程。期間她得悉有些西方漢學家、也注意到屈賦的部份內容可能涉及西亞古歐陸神話;卻因楚辭釋義的困難而極少進展。這增強了她責無旁貸深究這一課題的決心:華夏文化與世界文化如何接軌、如何相互激盪。偶有閒暇,除了作畫,她喜歡「蹓躂書鋪」,買了很多有參考價值的書籍,準備以後細讀。

臺灣學界對這位「五四才女」、「珞珈三傑」之一(另外二位是:袁昌英,1894-1973;凌淑華,1900-1990)十分歡迎,立刻應聘在臺北的師範學院(1955年改為師範大學)任教。那時自幼與蘇師最親愛情篤的姊姊淑孟女士已隨次子一家渡海,住在南部。相信這是蘇師1956年接受臺南成功大學秦大鈞校長之聘的主要原因。而且成大新建的教職員宿舍,即蘇師東寧路的居所-也就是她住了四十幾年的春暉山館(最後三年蘇師住入安養中心),極寬敞,有院落,離學校很近;正宜迎其姊氏來共住,再續珞珈山「姊妹家庭」之樂。

我到學校才知道,蘇師以不諳行政工作 為由,懇辭中文系系主任之職;為我們開的課程是「基本國文、作文」和「中國文學史」 (二三年級開「楚辭」)。校方遂請歷史學、 國學家施之勉教授任系主任。

從女生宿舍穿過朝陽下火紅翠綠的鳳凰木 林蔭道,走進廊前垂著紫藤的教室,以為走錯 了地方 - 怎麼坐滿了這麼多人啊?成大中文 系當時隸屬文理學院,班上不到五十人,女生 與男生幾乎一樣多,是全校最大的異數(原來 的工學院,女同學極少)。教室可容約八九十 人。這天是正式上課的第一日、第一節課「基 本國文」,緊接「中國文學史」;是中文系最 重要的課程,7個學分(佔全學期必修學分三 分之一)。居然坐得滿滿的,顯然許多是別班 別系來旁聽的同學。

細細一想就明白了,因為教授這兩門課的 蘇老師文名遠播。愛好文藝者誰不知道這位極 有獨立個性思想的「五四才女」?誰沒有讀過 她的著作「綠天」、「棘心」,且為書中文字 的美,意境深遠而感動。他如《唐詩概論》、 《玉溪詩謎》等等,雖是學術論著,見解每與 前人不同,行文生動,主題特殊而印證周詳; 讀過之後令人再三思考,得益匪淺。譬如:李 商隱的無題詩,歷來就是吟詠之際只覺得飄邈 迷離,美,却無解。蘇師在《玉溪詩謎》裡 (以後更作續集)探究出何以迷離何以美,但 有解。至於蘇師對屈原辭賦之稽考詮釋,印證 域外文化與華夏文化兩千餘年的衝擊融和,在 學術界已經自成一家言。還有許多費解之處正 等著她一一開 千古疑案的真相。這就是那天 教室擠得滿滿的原因。

上課鈴聲一響,立刻走進教室的正是神采開朗的蘇師,跟照片上一樣,及耳的短髮、短劉海,不染脂粉,著一件自然寬鬆長可過膝、深色布料的旗袍,黑短襪黑鞋 — 正如想像中五四時代女學者的風範。我們站起來歡迎致敬,她含笑說:「坐下,坐下!」這以後每一次蘇師來上課,不管是文學史、國文、還是屈賦楚辭,不管天晴還是颱風落雨,只要有課,她總

是鈴聲一響就神采開朗地走進教室,笑著跟我們說:「坐下,坐下!」有時用空著的手頻頻 作坐下的姿勢,另一手則拎著沈沈的布書袋。

蘇師的笑容很難讓我忘記。那樣的笑容, 好像從來沒有在另一個成年人臉上看到過 -完全的坦蕩無機!讓我們,她的學生們,都感 覺到她率直的真性情。有時是她講課講得興 會,就笑了;有時我們問了一個自己並不覺得 那末好笑的問題,她也笑了,笑得真切,有時 還笑彎了腰。如果講述一件物事,她一再解釋 而我們依舊矇矇然聽不明白; 却見她忽地轉向 黑板,手持粉筆,幾秒鐘就出現了一張速寫, 可能是馬匹、車輛、人物,也可能是某種奇花 異草。總之叫大家張口結舌,這才想起,蘇老 師第一次遊學法國不就是學藝術繪畫的嗎!? 以後就恨不能及時拍下照片來。但是那時誰有 照相機啊?空想罷了。是在這樣的氣氛裡我們 逐步跟著她,走進有聲有色活潑豐沛的中國文 學世界,走進質樸的古詩、走進屈原幽玄神秘 的離騷辭賦、走進曹植走進李白的世界,與古 人歌哭嘯嘆、上下遨游。

住校的生活多采多姿,除了上課之外,還 有各種社團的迎新會、球類比賽。大家忙著認 識新環境,忙著與同房間的同學互相熟悉,也 忙著參加課外活動。

直到母親來信問我有沒有替她向蘇老師請安啊?才不得不想著:該打點精神去拜訪老師了。那已經是開學之後兩、三個月。平白無端怎 去打攪老師呢? 大家都知道老師忙得很,授課之外還要批改我們的作文、編講義、寫文章、鑽研屈賦...... 就是告訴她母親囑我問候她,怪蠢的。

後來竟有了極好的原因,倒不是編出來的 藉口:蘇師雖然成年以後就離開了安徽故鄉, 一直在外地外國讀書工作,但是她鄉音未改; 或是鄉音之外還 雜了別地語音。總之,開始的 一段時間,老師上課好像只有我可以隨堂記筆 記;當然每種課老師都先發給我們她自己編好 的講義。只是她上課並不照著講義宣讀,時常 有電光一閃的精彩;我幾乎完全聽得懂,可以 立刻記下(連出色的笑話都不放過)。 因此我 的筆記變得很「吃香」,不少同學要借去對照 看。一自揣可能是聽多了父母親的海州話、蘇 州話,加上父親好友中不乏操著安徽、山西、 山東,大江南北各地方言的長輩,時常出入我 家,自然而然給我的訓練。

可是儘管如此,還是有若干地方需要向蘇 師請教求證,免得自誤誤人。

先跟老師請示約好,一天午後跟班上一位 同學同去拜訪。東寧路的教職員宿舍離校本部 不遠,穿過自強區就到了老師的宿舍。小巷轉 角第一家,竹籬笆圍著一扇紅門。 門上的路 牌號碼很清楚:臺南市、東寧路、十五巷、5 號。開門的是蘇師自己,含笑延我們入內,水 泥步道直抵簡樸平房的紗門口。步道兩邊種著 些花草,和三五棵小樹,顯見主人住進去還不 久,沒有到蘩花成圃木成林的光景。進屋是客 廳的格局,放著幾張藤椅、矮几、竹凳;後面 好像有櫃子飯桌等物。老師要我們去她右邊的 書房,只記得到處是書,靠牆立著無數書架, 都堆著書。壁上有畫,却沒敢放肆細看。兩三 張椅子,一張在書桌前,案上攤著紙筆書本等 等。老師坐了,要我們在另兩張椅上坐下。問 道:「有什麼問題啊?你們只管問吧!」這時

進來一位跟蘇老師差不多高矮,臉龐容長,梳著髮髻穿著暗色旗袍的女士,手裡拿著兩杯水。我們趕快站起來,知道必是大蘇先生一老師的長姊,躬身稱呼。兩位含笑連連叫我們坐、坐,要我們喝水。大蘇先生走了,老師又接著問我們。我就把筆記本拿出來,翻開幾個做了記號的地方,問老師我寫得對不對。老師很高興:「哦!妳還記筆記啊!」,看到我跟著老師畫的畫一我那三腳貓似的鴉圖,她就哈哈朗聲笑了起來一那孩子似的笑聲一甲子以後還在我耳邊迴盪。

老師替我改了會錯意的字句,隨口問些:妳們臺北來的嗎?哪個中學畢業的啊?等等。 我忍不住就告訴她:「蘇老師,我的媽媽也是您的學生呢!她要我向您問好。」她有點吃驚,立刻問,是在那裡的啊?我說,在蘇州,景海女師。並告訴她母親的名字。「哦!袁小玉,我記得,我記得。個子小小的,坐在前面,聰明得很,兩個大眼睛,書讀得蠻好。很調皮,上課還一面偷偷打毛線……」真是難以想像,三十年前的事,老師記得這 清楚。她還記得媽媽個子小,却會打籃球。

後來告訴媽媽,媽媽驚訝蘇老師的記憶力 這 好,也笑著承認大家都偷打毛線,還以為 蘇老師沒有發現呢。

我一直喜歡隨意塗寫,在蘇師基本國文 課上除了讀古文,每兩週寫一篇作文,時蒙老 師加紅圈、贊語。可惜這些作業和講義、筆記 本,以及其他的課業,都在無數次搬家和颱風 淹水間陸續遭難,幾乎什麼都沒有留下。

留下的是二年級開始,蘇師給我們 蒙講 解她窮究半生的楚辭屈賦。用她對於域外文化 的研究來解釋屈賦裡的難題。她追索的不就是 章句字彙的意義,而是要探尋辭章典故的原始 淵源。它們刻印在我腦子裡,不為歲月顛沛流 逝而漶漫泯滅。

蘇師研究屈原(公元前340?-278?)的辭賦,起始於她對「九歌」神話的興趣,早在1927年就先後寫下:「九歌中人神戀愛的關係」,「屈原與河神祭典關係」(刊在「現代評論」)。此後執教武漢大學(1931年-1949),為了講授「中國文學史」,必須教「楚辭」。《楚辭》,在亙古綿長的中國文學史裡是承繼《詩經》最重要的詩歌韻文體作品。盛行於戰國先秦漢初時代,以楚地詩人筆下瑰麗特殊的地域色彩與曼約委婉的辭韻出之。流風所及,開兩漢賦體及其後詩文樂府之先河。《楚辭》最重要的作者當然就是楚人屈原和他的代表作:離騷、天問、九歌。

蘇師教學一貫認真,既要開課,自己立刻 細讀原文並大量參閱古今箋註和參考書-武漢 大學的圖書館是出名的典藏豐富。却發現歷代 屈賦的章句註釋,從東漢王逸(活躍於107-144年間)以來,無非香草美人、君臣遇合之 類的「比喻說」。把屈原的文學境界固囿在他 與楚懷王君臣不遇這一據點上。後代諸家的學 說,多少就是架構在古人說法上,鮮有突破。

特別是文理駁雜凌亂的《天問》,是歷來最費解、難解甚至可以說無解的篇章。王逸的「呵壁說」略謂:屈原失意於楚懷王,自我放逐,徘徊流落在先王廟、公卿祠,仰見壁畫上種種開國事跡,憤而縱書《天問》於壁上,實是呵責問天;詞句混亂難以瞭解,則歸諸屈原悲憤過度,意識神智不清所致。蘇師認為此

說全屬臆測,沒有史實根據;王逸等更厚誣古 人,直指屈原神經錯亂。

後世和近代學者不少持「錯簡說」者,如:清代詩人屈服(1668-1739,號悔翁),聞一多(1899-1946),陸侃如(1903-1978)諸先生。蘇師也認為是錯簡的問題。因為屈原的時代還沒有紙張,文字寫在竹簡上,繫之以繩索,是謂「冊」。年代久遠繩索斷裂、竹簡散亂,又缺乏可以比對的「冊」;很容易造成後世鈔寫手民的誤書、誤植、誤列,甚或有脫簡(竹簡遺失、脫落)等情事發生,因而章句錯亂不可解。雖然古今學者試圖糾正改編,但錯簡仍是錯簡,《天問》仍不得解。

於是蘇師決心著手整理《天間》。她以精審的國學根底、輔之以慎密的構思和堅毅的意志,將《天問》各句各節,一一拆散,分別寫在不同的卡片上;用有機的方法,將文句按其義理、音韻、長短,嚴加推斷,仔細反覆排比。因是竟得次序儼然、嚴謹有則的天問正簡。1943年她據之寫了一篇「天問整理的初步」,發表在「紀念吳稚暉先生八十誕辰、學術論文集」,衛聚賢編(《天問正簡》附錄,476-496頁)。此文實為正簡最早的起步。定本《天問正簡》成書於1974,是為《屈賦新探之二》。

(按:《屈賦新探》共四冊,《屈賦新探 之一 - 之四》,是蘇師研究屈賦五十年、融 匯中外古文化史論的鉅著,除了大量精密的釋 義及考證,還有蘇師手繪的插圖、圖表,及實 物照片;臺北,1973-1980。

之一:《屈原與九歌》,508頁。闡釋九歌為祭祀諸神的套曲。

之二:《天問正簡》,519頁。整理天問 並註疏。

之三:《楚騷新詁》,593頁。離騷、九 章、遠遊、招魂諸篇的疏證。

之四:《屈賦論叢》,757頁。自成單元 的有關屈賦的論著。附:「屈賦新探」參 考中西文書目〔部份〕,729 - 757頁。)

蘇師的《天問正簡》將全文以其義理分 為:天文、地理、神話、歷史、亂詞五大段。 天文、地理、神話每段各四十四句,歷史部 份,夏、商、周三代每代各七十二句,亂辭 二十四句。



圖 1 《屈賦論叢》,中華民國 69年(1980)。返台 拜謁未遇。次年,老師寄三本至慕尼黑住所,囑 我精裝本贈我工作的州立圖書館,一本送我,另 一本送「你那個能了解我書的德友」- 慕尼黑 大學漢學家鮑吾剛教授 (Professor Wolfgang Bauer,1930-1997)

考古語言學家楊希枚教授(1916-1993) 在1971年寫的論文「說古籍編撰的神秘性」裡 指出,蘇師提及的各段數字皆與「四」有聯 繫。如:四十四、七十二、二十四。他認為 這「與中國古代對於某些數字的神秘信仰有 關」,數字「四」「與東西南北方向有關, 而常用為象徵天地宇宙的符號」,如:四 方、四季、四維、四喜......等等。同樣「希伯 來人就以四為大地的符號; 大地有四隅, 天 穹有四極......有四風。又如伊甸樂園的河分為 四支.....四對四色馬奔馳於大地,而分趨向四 極,類此之例,不勝枚舉。」

「七十二」也一樣是神秘數字,他舉例 如:孔門七十二門徒,「左暄:七十二乃天地 陰陽五行之成數」等等,皆符合「古籍經典編 撰之字數常具有「法象之義」的神秘性」。並 且「古希臘舊約譯本原出於七十二人……上帝 的神秘名字原為七十二字母」。楊教授文中強 調:「這一神秘信仰 —— 八和九代表至大至 極的陰極和陽極,七十二則為兩極之積,也即 天地之合,因此也就是至高無上之力量或主宰 的象徵符號」。

這篇論文正可補充證明蘇師整理「天問正 簡」各段各篇數字之正確,與其世界性。

至於「天問」的釋義,蘇師早在1943年整 理正簡之後,就陸續撰寫了「屈原天問中的舊 約創世紀」、「后羿射日」、「諸天攪海」三 篇神話故事的論文,刊登在「東方雜誌」上; 以及《崑崙之謎》專著。她發現我國故紙古籍 (如:山海經、淮南子、穆天子傳等等關於史 地、神話的書籍,大抵是漢代人篡作)無法解 決的神話問題;她竟然在讀《舊約。創世紀》 中得到證實。而《舊約。創世紀》實受西亞兩 河流域文化影響,同樣內容的神話紀事也可在 古希臘神話、古印度神話裡得到印證迴響。她 開始廣泛搜查閱讀這些有關書籍。她認為這些 域外文化傳入來華的時間最早略在夏商周時 代,以後又發生在戰國初年;比吾人一向的觀 念,漢唐記載、敦煌文物都早得多。

此外她覺察到《天問》的體制在國學史裡

非常罕見,以一百七八十個問題來書寫全文(因為脫簡問題、文字有出入)。而這種文體却 在《舊約》和印度古經文裡可以找到呼應。

楊希枚教授1961年的另一篇論文「蘇雪林 先生天問研究評介」裡就已寫道:「......雪林先 生對於天問的題解、體例和語句結構的意見是 值得注意的......她解釋《天問》的意思應就是問 天;天問作者藉發問以反映出自己有關天文地 理各方面的神話,也就是關於天的知識......代表 著戰國時人的一種宇宙論 (Cosmology),而以文 學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證諸天問的內容,此 說應是無疑。」對於蘇師所舉域外文化與「天 問」裡的句例比較,他說:「......誰看了都不 會不驚訝於它們在文體、甚或文意上的類同性 (Parallelism)的。」隨之他錄下蘇師文章裡的附 例:「《天問》: 邃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 未形,何由考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何闔而晦?何開而 明?《舊約。創世紀。約伯傳》:是誰定她的 尺度,是誰把準繩拉在其上?他的根基安置在 何處?地的角石是誰安放的?……光明的居所 從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於何處?《吠陀經。 曼荼羅》:何人真知之?何人能宣之?宇宙何 由生?創造何由起?」楊教授這兩篇精闢的文 章見《天問正簡》後面所繫附錄:「蘇雪林先 生「天問研究」評介「(其後改題:「蘇氏 天問研究評介」),楊希枚著;原刊「大陸雜 誌」,1961。2009年成功大學「蘇雪林教授學術 文化基金會」為紀念雪林師去世十週年所編印 之《側寫蘇雪林》,也包括了這篇論文在內。

另一篇「說古籍編撰的神秘性」,南港中研院,1971。

楊希枚教授,生於北京,武漢大學生物系 畢業。1943-198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研究員、臺灣大學教授。退休後1981年返北 京,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 作極豐,文字鞭辟入裡;是國際知名的學者。

在我讀過的有關或討論蘇老師屈賦考證的 文章裡,楊教授當年寫的這兩篇仍是最好、用 功最深、最有價值的論文。同時還提出意見供 作者補充參考。

我們二年級下學期,初叩屈賦之門。從比 較易懂、章句沒有太多問題的《離騷》開始, 繼之《九歌》。三年級讀《天問》。

蘇師以她前兩年寫就的論文「離騷導論」 作為我們研讀《離騷》的初步閱讀功課。

《離騷》,屈原自述其身世、為學、抱 負,以及後來政治上含冤莫白的悽楚悲涼,是 為千古「騷體」之始源。蘇師特別提出要我們 注意全文的體制,其章法結構之嚴謹,音韻之 起伏轉折;更在「九歌」「天問」之上。 然後 才逐字講解其義理,其遣詞用字之美。

蘇師不是雄辯滔滔出色的演講家。(不像那位教授我們《詩經》的劉光義師,在講解「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或「暳彼小星,三五其東……」時,歌之唱之,蹈之舞之;六十年後回想起來,仍不覺莞爾。感激劉師把先民的《詩經》在我們生命裏留下鮮活的痕記。)但是蘇師學問淵博,研究屈賦之心得累積了幾十年,一字一辭不肯錯過。她認真懇切的教學態度,讓我們(至少是我)感覺到,她是如何希望把詩人內心的感受通過吟詠疏解,傳遞給兩千數百年後誦讀三閭大夫心血之作的這些青澀年輕學子。讓我們感動,讓我

榕園記事

們不自覺地把這些辭章儲放在腦子某一個珍藏 「永恆」的小屜格裡;像清流和風,默默縈繞 迴拂。

《離騷》之後,蘇師為我們講《九歌》。 將「九歌」闡釋為整套歌頌祭祀諸神的組曲; 有的是神之獨唱,有的是祭司所唱、禮神眾信 徒合唱、或由女性祭神者頌唱。

蘇師的《屈原與九歌》那時還沒有成書, 有關文章則早已先後發表在學術刊物上。以後 1973年此書出版,是「新探」第一本,《屈賦 新探之一》。特以開卷「上編」 為「屈原評 傳」,專論詩人;「下編」則詳述各神之原始神 籍、與域外文化之密切關係,以及辭章詮釋。

據蘇師的論証,《九歌》十一篇所祭的是源自西亞九重天之九神:木(東皇泰一)、水(河伯)、火(國殤)、土(湘君)、金(湘夫人)、月(雲中君)、日(東君)、死(大司命)、生(少司命),加上「山鬼」為大地之神,最後一章「禮魂」乃祭祀完畢送神之短歌。其排列次序與屈賦不同,因涉及域外文化、史記封禪書等古籍之參考互照。

我一直喜歡神話故事,把思緒帶往一個 邀遠似真似幻的世界。蘇師介紹的「九歌」諸 神,更大大開拓我的冥想空間。

在以後自己的生活讀書經驗裡,屢屢不 自覺地回想到蘇師為我們解釋的種種事故、故 事。譬如:「山鬼」,他不是鬼怪的「鬼」, 不是可怕的「鬼」。(不是嗎?母親常常愛暱 的叫我們:「小鬼」!「小鬼頭」!是可愛的 小東西。)他的打扮正是西方的酒神,在美術 館畫廊裡不知道看過多少那全身披掛著青藤葛 亭「乘赤豹兮從紋貍」,在叢林坡石間「含睇 宜笑」- 我總會訝然:他們,這些歐美畫家們,讀過「九歌」「山鬼」吧!?

英國中世紀的傳奇《甲溫爵士與綠騎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那綠騎士橫刀上馬、在亞瑟王廳堂上,手提自己的首級,口中朗朗作語。還有那雲間高呼:還我頭來!的關公,印度古畫裡時常出現的象頭人身武士 - 頭被斬,遂按上象頭……豈不都是如蘇師所解乃兵主,乃無頭戰神?「首雖離兮心不懲」,「魂魄毅兮為鬼雄」;是熒惑,是火星,是「國殤」裡的戰神。

「天問」錯綜複雜的辭句、難解的神話, 在蘇師為我們三年級上課之前幾乎都已有了她 自己的答案。她稱天問為「域外文化知識的總 匯」,是屈原以他那時代的宇宙觀解答天時、 地理、歷史、神話的課題。

蘇師大量引用域外文化兼輔古籍國學來探 究屈賦詩騷,就是將世界性的「神話比較學」 納入中國古典文史哲學以及民俗學。

這是她畢生最重要的學術貢獻。是前瞻性的世界文史觀。

在跟從老師讀書的三年(四年級沒有蘇師的課)裡,知道她忙,不願常去打擾。自己課餘還找了個教兩位小朋友簡單英語會話的工作。而臺北家裡,母親住進療養院已經幾個月,每天我都給她寄一封信,好像寫日記,告訴她我讀書起居的種種事情,讓她放心,也讓她開心 - 那是打電話還屬於奢侈的時代。

一天傍晚從圖書館出來,正遇見蘇老師下 課回家。我趨前行禮問候。老師一貫的和藹親 切,問我快考試了,忙著溫習功課吧。我說, 剛給母親寫信,晚上才來讀書。 她想起母親是她老學生的事,問長問短,問她好嗎?我一時說不出話,只是搖頭。老師 大驚,一把拉著我的手臂,連聲說:「來,來,來,跟我回家,慢慢談。」

這是我第一次跟老師話家常,不是問學。 我告訴老師母親的病情,住在松山療養院,現 在在打一種新發明的針藥、好像見效。老師皺 眉嘆道:「肺結核重發,多半是積鬱勞累出來 的。」是的,我說,母親遠地親人忽然病故; 臺北生活不易...... 老師囑我不要難過,自己好 好讀書就是愛母親、讓雙親安心。還寬慰我: 「特效藥見效就好,一定很快就會好!」她說 她瞭解我的心情,當年她急急從巴黎趕回國就 是因為母病。她的母親太賢慧,是給婆婆 一 蘇老師的祖母,生生折磨死的,才只中年。以 後讀老師的回憶和傳記,多次提到她母親的遭 遇。是以用「春暉」題書齋之名紀念母親。

確如老師金口,我母親次年春天因為特效 藥有效,痊癒回家。而且性情變得開朗樂觀。 以後她給蘇師寫信道謝。

1960年夏天我從成大畢業,畢業典禮致辭的貴賓就是蘇師最敬仰的胡適先生。全校老師同學都很興奮。誰能不興奮呢?誰不景仰先生呢?1958年先生從美國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但是身體一直不很好,令人擔心的心臟病。

六月十八日上午先生為我們做了一個將 近一個半鐘點的演講。這是我唯一的一次見到 先生,清癯溫雅,笑容滿面。現在記得的就是 他送給我們三個「救命藥方」:問題丹、興趣 散和信心湯。他認為我們出了校門開始進入另 一個人生階段,應該帶著一些問題,其實一生 都應該經常有些問題,才會不斷要求自己找答 案;永遠記得培養興趣,生活才有意思;同時 對自己要有一定的信心,才不會氣餒,不會停 止努力 - 而努力絕不會白費。

先生演講洵洵然、侃侃然,如和風細雨。 用簡單的比喻,簡單的字彙,卻是深入淺出, 讓人難以忘記。

如今回想五十七年前那一個半鐘點聽先生 講話,跟先生同在一個禮堂,遙遙坐在台下仰 望,竟有是耶非耶的迷惘。

接著是謝師宴,跟老師們辭行。我在高雄友人處稍事逗留,才折返古都匆匆向蘇師和 大蘇先生告別;蘇師因治療眼疾遲遲從臺北南返。想著反正蘇師暑假後還需北上,我會前往 拜訪,母親來信也說要敦請蘇師到家裡便餐。

蘇師與大蘇先生送我到門口,我回首看她 們二位站在樹旁。樹已成蔭了。

然則我重見蘇師是在二十三年之後,1983 年。老師已經退休,一目病翳,且重聽,依仗 筆談。雖然仍舊含笑吟吟,而神情蕭索;大蘇 先生早已作古。臨辭黯然,不堪追念。

那年,1960年的秋天,沒能在臺北見到蘇師。次年我結婚生子,1963年遠行。先在瑞士 日內瓦小留,以後到西德漢堡,在漢堡大學讀 現代德國文學。

跟蘇師一直保持書信聯繫,至少在年終假 日之際、總會記得給老師選張好看的卡片,向 她賀歲。老師是不肯負人的,必定覆我。連她 休假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執教的一年半日子裡, 也讀到她的來信,告訴我她重提畫筆、時吟古 韻詩詞。

老師從新加坡回台後,仍在成大教課。 課餘勤於寫作,並繼續研究屈賦。時有新著、

榕園記事

圖 2 《燈前詩草》,民國 71年(1982)。時在德國慕尼黑工作, 老師知我愛詩,1983 寄贈。

每每寄我,包括那四冊《屈賦新探》,洋洋 一百八十萬字,兩千三百多頁。讓我有重頭細 溫舊業的機會。

以後我在慕尼黑「巴伐利亞公立圖書館」 任中文藏書部主管,主要為館藏善本書編目。 並與友人德譯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函稟老 師,她來信勉勵,殷殷要我多讀書、用心查 證,還說:「不論做善本書還是翻譯都不可粗 心大意、求其速成!」。師訓無時或忘。

不管在文章裡還是給我的信裡,最讓老師 痛心的是:幾十年來一般論者都以為她用域外文 化解釋屈賦,是藐視中國固有文化,是「野狐 禪」,是「臆測」。不管她多麼周詳地比較解 釋思想的相類、神話內容的相同,提供參考書 目;都無法使他們認同夏商周時代戰國時代, 域外文化曾經傳到中國;曾經直接影響屈原的 學術思想、寫作,和當時楚地的世風民俗。

蘇師的老師胡適先生正是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現代大儒,他對蘇老師的屈賦探詁亦不贊一辭 - 因為沒有實物,沒有看到有文字記載的簡籍。

作為蘇門弟子,我也時常尋思:蘇師孜

孜探究屈賦,為什麼在學術界得到的共鳴不多?大家對她的敬重推崇是因為她文學修養的深厚,言之有物的健筆。 她畢生勤學勤寫,四五十種著作:包括學術論文、散文、評論、小說,還有詩詞、畫集、日記。但是屈賦研究却被認為不見實物,證據不足,非正法眼藏。

反思我自己的經驗,初讀屈騷,開始聽她的理論,也未嘗沒有疑惑:是不是屈原代表的楚文化、先秦文化與蘇師考証研究的域外文化(兩河、希伯來、蘇末、古希臘、印度.....),在某些據點上正好相同啊?譬如人類渴了都要喝水、飢了都要進食那樣相同的反應,或是對大自然變幻的好奇,對生死的疑懼,對神仙世界的幻想等等;是不是也都是巧合?

但是讀過太多太多「巧合」之後,就知道不可能有這麼多巧合;更不可能有這麼多系統井然、慎密深思的巧合。蘇師是用功篤實的學者,她研讀我國古籍及外文書籍之後,引經據典,提供參考書目、註釋詮証,讓我們自己潛心思考辨解。經過這樣的學習歷程,我認為蘇師的論證所據、就在她申引的文字裡。那些書籍文字不是她捏造出來的。至於實物,當然重要,我們希望有實物實據。可是畢竟是幾千年之前的事跡,滄海桑田。有,是運氣;沒有,難道就輕易把這扇通往中外學術研究的門堵塞了嗎?

在蘇師提出「域外文化」這個觀點之後半個世紀,出土文物終於證明:不是沒有實物!

簡籍可能已經焚毀於秦始皇 - 因為涉及 域外文化、神話故事,被視為方士欺人之談; 或兵燹於漢初。但是也有可能仍舊深藏在地下 等著出土的一天。 近數十年來地下發掘出土的文物證明蘇老 師的「臆測」,不是臆測,更不是野狐禪。

僅就三星堆古巴蜀遺址一處,研究其出土 文物的許多考古專家學術報告,就足以證實夏 商周時代曾經有「異質文化」在巴蜀出現(約 2800BCE -1100BCE)(見:《巴蜀文化研究 集刊。7》 - 南方絲綢之路研究論集,段渝主 編,2012。文獻眾多,此處僅舉其一)。三星堆 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神樹、青銅縱目面具、金 杖、金面具......都是古代兩河流域文物的表徵。 「異質文化」的傳入大致以古印度為樞紐(古 稱:「蜀身毒道」),利用南方絲綢之路, 由巴蜀往來,遠至近東、中東 - 兩河流域。

而巴蜀與楚鄰近、交還密切,楚文化也受到這種「異質文化」的衝擊,是極自然的事。 從楚地入江、一瀉千里,到山東不是不可能 – 蘇師主張(或經由海路),山東半島是域外文 化聚焦的地方。

我以為,屈原楚騷裡兩河流域文化的特異 色彩,不必一定要到山東才能得到靈感;從巴 蜀來的「異質文化」不就是近在眼前的「域外 文化」嗎?既然銅器、金器、青銅神樹(可能 就是蘇師論及的山海經裡的「不死樹」,舊約 聖經裡的「生命樹」)都可以製造出來,精緻 如此,相信必有能匠大師傳授,則故事神話、 思想學問的傳介絕非不可能。到屈原的時代, 域外/異質文化已經是楚文化的一部份了。

萬般遺憾的是:三星堆最早發現在1929年,緊接著不斷兵荒馬亂,遺址沒有開發,任憑盜賊遊民任意破壞;直到80年代中才啟動學術性的發掘工作。其出土文物之豐富、對世界文明之價值,可說是無與倫比。90年代以還、

中外考古學家的學術論文不下四五百篇。「三 星堆文物展」,遍赴歐美、日本各大城市。造 成怎樣的轟動!

而蘇老師年事已高、不良於行,再不能像 以前那樣到處旅行、參觀研究博物館展覽的文 物;她沒有機會看到實物、讀到討論的文章。 尤其是關於南方絲綢之路與其「異質文化」的 重要性,更是近若干年來段渝等學者深入探究 的焦點。蘇師早已離世。

蘇師對自己的研究是有信心的。她在有生之年為自己的學術做了最大的努力和貢獻。所以她可以坦然在《浮生九四》(1991)自序裡寫道:「現世雖無知音,我將求知音於五十年、一百年以後。即五十百年以後仍無人賞識,那也不妨,文章千古事,只需吾書尚存,終有撥雲見日的時候!」是的,必然還會有更多文物出土,更完整地印證蘇師對屈賦的探詁;讓人們認知她「視為性命一般,非常寶愛」的屈賦研究。讓遺憾還諸天地。

1995年夏接到蘇師七月八日寄自臺南的手書。九十九歲,行文三頁,仍舊流利清暢。

那時我移居美國已經有些日子了,好久沒 有向老師問安。忽見「世界日報」報導成大母



圖 3 《天馬集》,民國 63 年 (1974) 三版。 蘇師聽說我奉母住在美西西雅圖,1996 年題贈我母女。



14 蘇師畫冊《蘇雪 林山水》,民83 (1994)。1995 年寄贈。

校為老師慶百齡大壽的消息(實際是暖壽), 立刻帶著歉疚的心情給老師寫了封祝賀的信, 並告訴她自己的近況:先父去世後,接母親來 西雅圖侍奉。信末母親囑我敬候起居。蘇師來 信寫道:「你說太夫人是蘇州景海女師的學 生.....事隔差不多一個世紀,我那裡記得?」

六十九年前的事,不是三十年前。六十九 年跟一世紀有什麼兩樣?五十九歲跟九十九歲 則是不同的人生境界。

老師的信溫暖親切一如既往,還自我調侃:「我出生是早了點……歲次乙酉、屬雞。所以我是隻老母雞。」字裡行間對兩次摔傷,目下行動不便,記性更壞,「老病侵尋,百藥罔效」不能寫作,無奈而感傷。信的末端告訴我:「你贈我玉照,我現在也送你一張近照……還有我的山水畫冊、百齡紀念文集,等我精神略好時找出……」

這是蘇師最後一封給我的信。幾個月後收 到老師的畫集、文集等等。老師的畫境高邁古 拙,跟她冰雪寒林出塵而入世的個性一樣,入 世、但絕不媚俗。 蘇師1999年4月22日過世,103歲;我的母親,她1926年的學生,1999年5月4日過世,96歲。都在二十世紀末花紅柳綠的春天。

(2017年四月,西雅圖)

後記:

今年陰曆屬乙酉雞年,春間雪林師120歲 冥壽。大陸出版界友人囑我寫一篇文稿追念 先 師。幾十年來老師的學術成就、在彼岸因為 「政治思想不正確」,屬於禁忌之列。直到近 年才略有報導,她的著作也陸續印行。其中許 多論著出版都是母校主其事者的大力促成。

遂就當年有幸身列門牆的記憶,撰寫親炙 吾師之二三事,以誌永念。

其間因舊事經年,記不清楚。承蒙母校中 文系林朝成主任慨允幫忙,寄給我當年的課程 表和安徽大學退休教授沈暉編撰的《蘇雪林年 譜長編》裡相關的記載。又得摯友母校歷史系 王琪教授送我紀念蘇師的《凝視》等文物。

自己把歷年老師寄贈的大作一一搬出來, 或細讀,或溫習瀏覽。寫成這篇稿子。寄給大 陸友人的僅為三分之一。

若蒙母校校刊登載全稿,是所至願。



圖 5 蘇師在照片後面寫道「汪珏同學 存念 蘇雪林贈 此乃一九九五年 三月廿四日 各界舉行百齡誕辰 會 會前一日在家中攝」。



圖 6 這是蘇師最後一封手書。時在 1995 年 7 月 8 日。



圖 7 汪珏 1960 年畢業照。